

黎錦明著

獻
身
者

星雲堂書店出版

獻

者

黎
錦
明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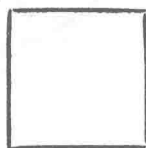
星雲堂書店出版

版初日 五十月五年三三九一

I — I 5 0 0

所

版



有

權

角 七 價 實

藝術的畛域

——代序——

客 七三七九六，南局。……你是那兒？西紡紗胡同一號？……對了。我姓虞。
。虞承福！……吳泛湘先生在家嗎？……

主 你就是虞先生？——我不認識你。

客 我也不認識你，可是我知道你。在我所辦的那刊物『燈火』上，現在，因為中日戰爭問題，留下了一塊空白，請你填下去一段意見。

主 我是主戰的，不但主戰，還得向外侵略。……讓我一直說下去罷。世上沒有不抵抗可以救危亡的：在過去一年中，國聯如用實力幫助我們，我們停戰與不停戰都是樂觀的僅是口頭的坦護時，我們就應當進變。軍事政治家不是文學家；他們應知道猛虎不可以馴，只可以殺的。……

客 吳先生——聽說你是倡導無抵抗主義的，為什麼講這種話？

主 你不贊成我的無抵抗主義？

客 應當承認了。我們的前敵，死了多少英武的戰士！到處『紅』『笑』着。我們停戰，——如果可能的話，也許可以免得東亞全部的陷落。我們的漁人是共產黨。誰願意受他們的毀壞呢？

主 想不到你也善辯。你能挂了機上我這來談談嗎？

客 那自然。

吳泛湘的坐室。一張舊方桌，鋪上了白竹布；兩隻脫了底的沙發——是『擺像』的；窗外有幾株榆樹，露進來一些涼蔭，室中便顯得有一種較華麗的客廳更幽沈的氣味。吳泛湘，矮壯，滿嘴鬚鬚，在藤椅上坐着，望住壁角。虞承福走進來時，覺得這室中的容量不足以容許這主人的氣魄似的，將那客人所不免的敬禮神情免了；他坐在主人的正對方。

虞承福 先生的居處很清雅。

吳泛湘 我實在不願意住在清雅的地方。在這裡面所生的思想都是出塵的，很容易忘却了時代。

虞承福 我也料不到有隱居癖味的人會主張流血屠戶一類的事。

吳泛湘 那是民意。我們都沒有理由違反這精神的震動，在事實上，戰爭與不戰爭都是壞的。與其讓自己的國家被敵人順暢的侵佔而滅亡，不如在一種對

抗下持續各人的生命。這種情形之下敵人也許比我們崩潰得更早。但是，虞先生，我們應當離開這題目。它太使人苦悶了：猶之一個道學家戀着一個浪婦一樣的難于決定。

虞承福（憤怒的）胡說。你簡直是侮辱了在前方爲國拚命的戰士。

吳泛湘（高聲的）事實如此，先生。我們對於犧牲爲國的英雄只有悼惜；因爲他們的不幸不是自己造出來的，是當局者的短視自私，遷就和依賴性造出來的。但軍人打仗，我們應認爲不是拚命，應當是競技。技術比不過對方，他們失敗了一半只能歸咎于己。

虞承福（用筆記下來）就這樣好了。

吳泛湘 慢着，我希望你能再聽到我一些剖白。虞先生，你能廢止這一段談話，將我關於藝術的一點意見登在你的刊物上嗎？我和一般民衆一樣，對於戰

事只能負全力招款的責任。我相信現在的問題是『決定』，不是『談經驗』。

虞承福 這時代恐怕沒有人注重什麼藝術不藝術了。

吳泛湘 那是廢寢忘食。

虞承福 從來沒有見過什麼藝術可以化瘡痍，消災禍的。

吳泛湘 那只怪我們的藝術還沒有到那程度。

虞承福 請說——說你的意見。

吳泛湘 慢着：讓我另起一個頭……

三分鐘的沈默：門外有人按鈴。

院外的聲音，有人在家嗎？

吳泛湘 請進來罷。

走入門的是一個精神煥發的大學生，滿身灰塵。

吳泛湘 我應當替你介紹，這就是我正預備替你介紹那稿件發表的王汎君。

王汎 (帶禮) 哦，這就是你所說的那刊物的主編人嗎？

虞承福 (不快) 對了，『燈火』是我編的。

王汎 這好了，吳先生。我到前線去工作大概可以成事實。

吳泛湘 祝福你多看護幾個傷兵。

王汎 如果這稿子能由這位先生承受的話，我不用再籌生活費了。因為我還有
一個情人在這裏，她得靠我生活。否則……

吳泛湘 自然，女人總必得照顧一下的。可是我希望你還可以在你的公寓裡再
待半星期。

王汎 (笑着) 這怎麼說？

吳泛湘 你的稿子似乎還得修理一下。

王訊 怎樣辦？

吳泛湘（將稿件從抽屜內取出交與虞承福看閱）怎樣改——這在乎你的自覺；別人是修改不好你的創作的。

我對於藝術沒有成見；不過寫實主義總是一個最高的目標。你照這方法進行下去。也沒有什麼獨創的新寫實主義，*The new in art is always formed out of the old*（這話是 R. W. Emerson 說的，可見他的論集 P. 283 藝術篇）我以為藝術就是一種『洗鍊術』，將過去的方法改造，以融合目前的事實材料。我覺得藝術和思想不能分開，思想也不能約束事實。我們只能在事實中去揀別那些合乎我們的思想的部份。

王訊 吳先生，在你的創作裡，採取了你所說的辦法嗎？

吳泛湘 自然，我舉一個作家 L 做例子。他是和我同道的。他的最好的幾篇是

完全由影嚮得來的；他的一篇『C.Y.』，在寫法上是模倣顯克微支的「炭畫」的；在思想上，是象徵著中國最近的一部份農村革命；但也可以說沒有思想。

王汎 這本書我沒有看過。聽說他是茅盾一派的，又說是郁達夫一派的，又說他宗法魯迅。這位先生——簡直說，不知道是誰家生的兒子。左不左，右不右，也不見得是超然派。

吳泛湘 你說L？

王汎 對了。他好像看到什麼就說什麼，這種態度太叫人憎惡了。

吳泛湘 你真是一個文學上的畛域觀念者。這並不是他的短處，但也不是他的長處。他和我一樣，認為我們還沒有完全成熟；不成熟的地方在社會觀沒有肯定，藝術都還在試創。我們不能滿足目前一時的榮譽。藝術是不能中斷的努力；一個作家的成功，是連續的，混和的，不是單純的注目集在一點上。

什麼事都要有混和在作品中的可能。藝術就是一種操縱術，如其在這意義上說。它的目的，與其說是表現的，不如說是悲劇的：因為悲劇的語義是自覺，——個人或全部的自覺。

王訊……我也這麼想……他的作品看了使人痛苦；這痛苦是——他好像那一方面的陣綫也站不住。我看見他寫過一些有無抵抗思想的短篇，瓊胎，幸福與歸，勝利者，鹵莽一些作品，幾乎是全一套，以清淨無爲爲主，——那似乎太違反時代的意義了。

吳泛湘 事實上並不如此，王訊君。你是把藝術中的思想的部份過甚的看重了之故。Maxim Gorki——這並不是將他來比L君——就是一個例Gorki之所以成爲蘇俄交學上的首領，唯一的原因是他是工人出身，曾幫助過許多在流落期中的革命黨，還有和列甯的關係，他什麼時候明顯的表現了他的左傾思想

，在他的任何作品中也難於佔定。他的一篇『山鷹』，只是對於一種無性的生物加以讚頌。他的『二十六男和一女』，『我的旅伴』，『在木筏上』——那是和辛克萊，哥爾德一流作家全然兩樣的東西。這些作品的內容，與其說是爲無產階級鼓動爭鬥意識，——而且可以說全不是——無寧說是爲無產階級辯護：他們全有真實可愛的靈魂，全賦有托爾斯泰的精神的，世上只有那些鼯鼠們——『山鷹』的對照物——才幹那些偷竊一類醜惡的勾當。實際上說，高爾基是一個托爾斯泰的後繼者，是一個能深察人性者，而同時是傾向革命的事實者。但對於文學藝術的本身，沒有一致性這理由也在他的論文『For Literature』也曾表現和他的作品同一的態度。

我決不是拿L來比Gorki。但最奇異的是——L君也是一個生活與人性的描繪家，雖然他的成就還爲時日所限制。

王訊 在塵影上看——據我的一個朋友說——這是一個幹過革命工作的；在那些有無抵抗色彩的作品上看，因為這些作品多半寫的是布爾喬亞的悲劇，他又好像是一個在洋場上鬼混的人。

吳泛濤 他僅僅只是一個by-stander。恐怕他將來也就這樣發展下去。他對於自己的國家還沒有很好的情感。

王訊 那未免不配。

吳泛濤 那也沒有法子。能鞭策自己的人，也未見得就是不對。他對於自己的文字——他曾這麼說——不能負完全責任。他不是一個販賣個人主義的人，但同時不是悲觀的泛情主義者。他是一個大膽發言的人。我覺得他所談的經驗一部份，是使也感着不快愉的。

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發展經驗的時候。

王訊 那麼，你以爲我的創作發展，也應該和L一樣麼？

吳泛湘 這在乎你自己。你照他的走法去走恐怕要成爲一個比他更難于令人瞭解的人；他是因爲著文字上的大膽而受過許多困難的。我知道得清楚。你的將來我還不能斷定，因爲一個有天才的人每每是爲命運所維緊的。

王訊 我應當照我個人理想走去……

靜默一兩分鐘。

虞承福 (將稿捲起) 王先生，你的這篇我認爲——在相當範圍內是成功的。

王訊 我很希望「燈火」能容納這篇作品。

虞承福 自然，不過你得同意吳先生的指示，還得在『藝術』上講究一下。穿得整潔一點的人比完全不修邊幅的人要受人敬禮些的。

吳泛湘 你到前線去工作，回來時定當得一些好的材料作你的緒篇。

王訊 我也這麼想。先生，再見：三天再來看你，再見，（持稿下）。

虞承福 誰都想做一個作家：中國知識界就只有這一條較好的出路嗎？

吳泛湘 這是青年們羨慕偉大的一種志願。

虞承福 ……你將你的藝術觀開始說罷。四點半了。

吳泛湘 你看那篇稿時，完全沒有留意我的話嗎？

虞承福 沒有，我覺得那是一篇能令人神遊的『傑作』。

吳泛湘 那麼，這樣辦——我把我今天所談的話託一個朋友完全寫下，過天送來好麼？

虞承福 自當替你留一點空白。

目次

藝術的畛域(代序).....

獻身者.....一

勝利的故事.....四五

鹵莽.....八九

空惘.....一二三

行客.....一五九

命運.....一八九

高霸王.....二〇三

十八號速寫.....二三七